

晏子春秋童話

喻守真編



中華書局印行

喻守真編

晏子春秋童話

中華書局印行

序說

晏子姓晏名嬰，諡平仲。齊國萊——山東掖縣——人。他身體很短，見識很廣；歷事靈公、莊公、景公三個荒淫的君主，他都能盡忠極諫。那時齊國雖然衰弱，但靠他的手腕斡旋，卻能相當維持齊國的國際地位。他個人的生活，卻非常簡單，雖然做了齊國的宰相，但非常節儉，完全和平民一般：穿的是很粗的黑布，吃的是脫粟，住的是街市中幾間狹小低溼的老房子，代步的是破舊的棚車，沒用的騾馬。俸祿收入，都救濟了親戚朋友。

晏子春秋是儒家的第一部書分作七卷：內篇諫上，內篇諫下，內篇問上，內篇問下，內篇雜上，內篇雜下，外篇。至於這部書所

以稱爲「春秋」的緣故，因爲從前魯國的史記叫春秋，所以後世記載史實的書，也叫春秋。不過，這不是晏子親手的著作，卻是晏子死後，他的賓客所紀錄的。

本書編述的取材方面，有幾種標準：（一）適合讀者的心理，對於晏子滑稽的詞令，儘量採入。（二）用淺明的白話，達深奧的古語。（三）適應時代的背景。片段雖不多，已夠讀者對於一個能勤儉持身，盡忠極諫，肯負責任，不怕強暴的人——晏子，有相當的認識。

晏子春秋童話目次

弦章死諫	一
五男子	二
大旱	四
三款死罪	六
愛槐	九
大臺之役	一三
重履臨朝	一六
社鼠猛狗	一八
崔杼劫盟	二〇

目次

一

渝409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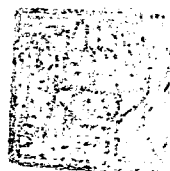
小雀兒·····	二四
你不是我的君上·····	二五
君上到了·····	二八
獨樂·····	三一
范昭使齊·····	三二
越石父·····	三四
御者之妻求去·····	三八
北郭騷·····	四〇
掛牛頭賣馬肉·····	四三
使狗國進狗門·····	四四
齊人善盜·····	四六一四八

晏子春秋童話

弦章死諫

景公¹一連飲了七日七夜酒，還不肯停止，一切事情，都荒廢着不管。他的臣子弦章²進諫道：『大王這樣飲了七日七夜的酒，究有什麼好處呢？我願大王戒除了吧！不然，請大王將我殺了！』景公醉醺醺³的瞋⁴着眼睛，對他望了一望；依舊拿起酒杯，不理會他。

晏子這時正爲了公事，也進來見景公。景公素來很敬重他。見他進來，就停杯對他說：『方纔弦章說：「願我戒除了酒；不然，請將他殺了。」我儻然聽他的話，不再飲酒，那是受他的節制了；



不聽呢，又捨不得他的死。這真使我爲難呢！』

晏子笑道：『好運氣！弦章竟遇見大王這樣仁慈的君主，倘他遇到桀紂⁵那樣暴虐的君主，他早死得長久了！』

景公聽了，醒悟過來，就向弦章謝罪。從此以後就戒酒不飲。

(註)

1. 景公——齊國的國君，名杵臼。

2. 弦章——姓弦名章，齊大夫。

3. 醺¹丁¹口¹——醺醺，酒醉的樣子。

4. 瞋¹口¹——眼睛微閉的樣子。

5. 桀

紂¹——紂也又——桀，夏帝廢癸的諡。多殺人叫桀。紂，殷帝辛的諡。殘忍叫紂。

五 男子

景公有五個兒子，請了五個師傅去教導他們。每人都給他一百乘¹的車子，非常尊貴。晏子也是其中的一個。

景公因爲很愛惜兒子們，有一天，將五個師傅都請來相見。先

對一個師傅道：『好好的教吧！將來就立你所教的孩子做世子。』隨後又對一個師傅道：『好好的教導吧！將來我的位子就傳給你所教的孩子。』……景公同樣的對四個師傅許了願心。他們都非常歡喜，心想將來他的學生做了世子，傳位做君主，自己就可倚仗教導的功勞，得寵專權。

後來輪到晏子，景公也同樣的對他說了。晏子卻正色辭謝道：『大王叫臣子們負責教導世子們，我們做臣子的那敢不勉勵呢！但是現在大王對五個師傅，都說：「將來就立你所教的做世子。」那是一家中五位世子，都有承繼君位的希望，五個師傅將來也都有做權臣的可能；那就免不了各自去分立黨援，互爭勢力，這就是亡國之道，我卻不敢從命，請大王仔細想想吧！』

(註) 1. 乘々——古時的兵車，駕以四馬，一車叫一乘。春秋戰國時，說到國力，總以兵車的數目來比較。 2. 世子——諸侯的兒子有承繼君位的資格的叫世子。

大旱

齊國大旱，經過了很久時候。景公非常憂慮，將臣子們召來問道：『天長久不下雨了。五穀¹都不能及時下種，百姓也有飢餓的臉色了。我曾經差人去禱告求卜²，說是高山深水在那裏作祟³，所以有這樣的旱。我現在想加收些捐稅，作為祭告靈山的用途，你們想可以嗎？』

這時許多大臣們，都你看我我看你，一個也不能回答。

晏子看了，心裏很好笑。就上前說：『不可，祭山是無益於事的。我想：靈山原是巖石作身子，草木作頭髮的，現在天長久不下

雨，它的頭髮將要曬焦了，它的身子也烤得熱了。難道它獨不想下雨嗎？祭他有什麼用！』

景公聽了，點點頭道：『那末，我想去祭河伯⁴，求雨，可以嗎？』

晏子道：『不可！河伯是水做國家，魚鼈做百姓的；現在天長久不下雨，泉水快要流竭，百川快要乾涸，百姓也將死滅了；難道它獨獨也不想下雨嗎？祭它又有什麼用！』

景公蹙着眉頭道：『那末現在怎樣呢？』

晏子說：『大王倘能出了宮殿，到外面去和百姓們同受太陽的灼曬，和那靈山、河伯一同擔着憂；或者，天可見憐，幸而會下雨呢。』

景公於是領了羣臣出宮，在田野裏起居，曬着那酷熱的太陽，慰問窮苦的百姓們。這樣的到了第三天，天果然下起大雨來，農人們都得及時下種。

(註)

1 五穀——就是稻、黍、稷、麥、菽。

2. 卜々々——古時，要預知事的吉

凶，常將龜殼用火一燒，看他裂縫的橫直，來定吉凶，國家並且設有專官，像太卜、卜人之類。

3. 祟々々——鬼神禍人叫祟，作祟猶言作禍。

4. 河伯——是古

時傳說黃河的神。

三款死罪

景公叫圉人¹養他所心愛的馬，一天馬忽然暴斃。景公大怒，要支解²那養馬的人。

這時，晏子正在景公的左右，他見三四個衛士拿了明晃晃的刀

進來。那圍人已嚇得面色灰白，在一旁戰慄着。晏子看了，心裏老大不忍。就一面搖手，止住他們不要動手，一面有意無意的問景公道：『請問從前堯舜支解犯人，不知從那一部分開始？』

景公經晏子一問，一時回答不來，心想堯舜何曾支解過罪人，這明明是他故意譏諷我。隨即醒悟過來，忙向衛士揮手道：『放了他吧！』

景公終於可惜馬的死，恨那圍人，隨又叫將圍人監禁在牢裏。晏子又上前請道：『這圍人還不曾知道究竟犯了什麼罪而死。我請代大王一款款的宣布他的罪狀，使他知道所犯的罪，然後將他監禁起來。』

景公說：『好！』

晏子就很嚴厲的對圉人道：『你的罪有三款：大王差你養馬，你將它殺了，這是你所犯死罪的第一款。你偏又殺了大王最心愛的馬，是你所犯死罪的第二款。你殺了馬，又叫大王爲了一匹馬而殺人，百姓聽了，必要怨恨我大王；各國諸侯聽了，必定輕蔑我們的國家。你想：你殺了大王的馬，卻使大王和百姓積怨，甚至爲鄰國見笑。這尤其是你所犯死罪的第三款。現在你可知罪嗎？就到監獄裏去吧！』

晏子越說越怒，圉人低頭不響。景公一句句聽着很刺心，自己也曉得錯了。就離了座連忙對晏子道：『先生放了他吧！先生放了他吧！不要使我傷了仁慈的心吧！』

（註）1. 圉口人——就是養馬的人。 2. 支解——是古時將人兩足兩手斬斷的酷刑。

堯舜——堯即唐堯，舜即虞舜，是古時聖明的君主。

愛槐

景公種了幾株槐樹，特地派更役去小心看守。並且立了一根木頭，掛着一道禁令寫着：「侵犯槐樹的，罰；損傷槐樹的，死。」一天，一個醉漢走過，沒有知道禁令，竟觸犯了槐樹，更役就將他捉住。

景公得到更役的報告，大怒道：「這是第一個犯我的禁令，非將他重重治罪不可！」

醉漢有一個女兒，聽說他父親犯罪捉去了。她就急忙趕到晏子家裏，對門上人懇求道：「我有話要和相國¹講，並且很希望來侍候相國。」門上進去報告晏子，晏子聽說很爲驚異，心想：「我難

道喜歡美色嗎？爲什麼這小女子不嫌我年老，要來侍候我呢？——這必有別的緣故。』就叫門上領她進見。

不多時，那女子進來，晏子從堂上望見，暗道：『怪啊！看她臉色很憂愁呢。』就叫她近前，問道：『你爲甚麼這樣憂愁？』

那女子拜了一拜，含淚答道：『君上種了槐樹，懸掛禁令：犯它的有罰，傷它的處死。我父親不該吃醉了酒，不留心那禁令，竟觸犯了槐樹，就被更役捉去治罪。——但是我聽說賢明的君主，立法治國，不減削俸祿，不加重刑罰；並且不爲了私恨妨害公法，不爲了禽獸傷百姓，不爲了草木傷禽獸，不爲了野草傷禾苗。現在我們君上竟爲了槐樹要殺我父親，害我孤獨無依。——這種法令，已經公布於全國了。不過我聽說勇士不以人多力強，來欺凌孤獨

的人；明惠的君主不肯拂逆人民所認爲不錯，來自行其意的。這譬如清理魚鱉一般，只要去了腥臊，就是。現在君上對人民出令，倘然這種法令，對於國家後世有益的，那末，我父親犯法而死，也是當然的，我也應得來替他收尸。可是，現在這種法令，卻不是這樣的，爲了幾株樹，就加罪我父親。我想：這未免壞了察吏治民的法，而害了君上的仁德吧！就是鄰國聽了，都說我們君上愛樹而賤人，這難道是對的嗎？——請相國審察我的話，來裁判我犯禁的父親。」

晏子聽那女子一番訴說，就歎道：『唉！——你放心！我替你到君上面前去說吧。』隨又差人送她歸去。

第二日早朝的時候，晏子就對景公道：『我聽說搜刮了人民的

財力來供我的嗜慾，就叫做暴；重視那玩好的東西，使它和君王一樣的尊嚴，這叫做逆；擅殺無罪的人，這叫做賊。這三件事是治國的大害。現在大王窮民的財力來裝點飲食的器具，鐘鼓的娛樂，宮室的觀瞻，這實是最大的暴行。重視玩好，掛了愛槐的禁令，使那乘車的疾馳而過，步行的慌忙趨避，威嚴比之君王，這就是最顯明的逆民的事。犯槐樹的有罰，傷槐樹的必死；刑罰不正當，這又是賊民最深的事。——我想大王自有國家以來，對於人民，未見有什麼德行；而這三種害民的政治已經在國裏發見，這恐怕不能治國撫民呢！』

景公聽了晏子的話，深悔自己不該爲了槐樹，引起他的責備。就對他謝道：『沒有先生教訓我，我幾乎得罪國家，得罪百姓；現

在承你教我，這是國家的幸福，是百姓的幸福，我受教了！』

晏子出來之後，景公就差人趕快撤回守槐的吏役，取消傷槐的法令，拔去懸掛禁令的木頭，釋放犯槐的罪人。

(註)

1. 相國——就是宰相，是替君主施行政治的人。

2. 俸_レ亡_レ禄——是官吏

所得的報酬。

3. 腥_レ臊_レ——魚肉穢臭的氣味。

4. 收尸——是收殮死

屍的意思。

5. 賊——害的意思。

大臺之役

晏子出使魯國，當他回國的時候，景公正使人動工起造大臺。

這時天氣大寒，工人們非常怨恨，各處都有凍餓的人，人人都怨望晏子，說他不肯替他們在景公面前說話，停止大臺的工程。

晏子到了京城，向景公覆命，景公請他坐下飲酒，君臣倆非常

快樂，晏子隨後立起身來，謝道：「大王賜臣飲酒，請聽臣唱一首歌：——」

庶民之言曰：「凍水洗我若之何！」

太上靡散我若之何！¹」

晏子唱罷，喟然長嘆，聲淚俱下。景公見晏子這樣悲傷，心中納罕³，就勸止他，問道：「先生！爲什麼這樣？——難道爲了我起造太臺的事嗎？那我就叫他們立刻停止就是，先生不要傷心了吧！——」

晏子聽了，收淚再拜，却一句話也沒有，便匆匆出去，逕到大臺，拿着木杖，鞭責那些不用力的工人。並且厲聲說道：「我們小人也尙且都有房屋來避風雨燥溼；現在君王叫你們造一個臺，你們

卻不用心的替他快快的造成，這是什麼道理！」

可憐工人們已是凍餓得有冤無處訴，不想晏子不但不替他們說話，反來督責催趕。於是國人都說晏子助了景公來暴虐百姓。大家愈加怨恨他。

晏子從大臺回來，還沒有到家；那景公已下緊急命令，趕緊停止工程。傳命令的車子飛馳而過，更役們也狂奔着。

後來仲尼⁴聽到這件事，非常贊嘆道：「古時候做臣子的，有好的聲名，就歸到君王；有什麼災禍，卻歸到自己。進去，勸諫他君王的不善；出來，卻竭力稱譽他君王的仁義。所以雖然他輔佐很惰很壞的君王，也能使他治理國家，信服諸侯，在他自己呢，卻又不敢自居其功。當得起這話的，只有晏子呢！」

(註) 1. 太上——指景公。靡散——是沒有散給的意思。天寒凍餓希望景公去救濟，所以怨而作歌。

2. 喟々々々——嘆氣的聲音。

3. 納罕——詫異奇怪叫納罕。

4. 仲尼——孔子字。

重履臨朝

景公命魯國¹的工人特別定做一雙鞋子，用黃金鍊條做鞋帶，再用白銀來裝飾鞋面，四周綴着珍珠，鞋頭上鑲着美玉；長一尺。在冬天穿了去臨朝聽政。

這天，晏子進來朝見，景公起身迎接，不想因為穿的鞋子太重了，祇能略略的將足一舉，不能開步；隨即欠身坐下，搭趣²着問道：『今天冷嗎？』

晏子早就看見景公的鞋子，就回答道：『大王爲什麼問起天冷

呢？——我聽說從前聖人做衣服，冬天要取它輕而暖，夏天要取它輕而涼。大王在冬天穿了這樣金銀珠玉裝飾的鞋子，那自然格外來得冷了。並且鞋太重了，不能自由運動，使得兩隻腳不能勝任，這未免爲了貴重華美而失了生活的意味了。所以我說這完全是魯工不知寒冷的節度，輕重的分量，以致妨害正當的生活，這是他第一款的罪；制作不合常度的服飾，爲諸侯見笑，是他第二款的罪；耗費金錢，毫無益處，引起百姓的怨恨，是他第三款的罪。敢請大王將他拘來，交官廳去審判！」

景公想不到穿了一雙鞋子，卻引出晏子許多大道理來，正懊悔不該穿它；後來聽晏子說要治魯工的罪，心裏又可憐他，就懇求晏子看他苦，饒了他，不要問罪。

晏子卻毅然答道：「不可！——我聽說苦了身子，去做善事，那就得重賞；倘然苦了身子，去爲非作歹，那就犯了重罪。」

景公聽了不答，晏子也就走出。立刻令吏役捉拏魯工，又着人押送出境，永遠不准他再入境。

景公聽得這樣一辦，心裏很慚愧，就脫了那雙珍貴華麗的鞋子，不再去穿它。

(註) 1. 魯カX——國名，在今山東省西南部和江蘇省的北部一帶地方。
2. 搭舢舨——是難爲情時勉強說話敷衍的樣子。

社鼠猛狗

景公問晏子道：「治國是什麼事最須擔憂？」

晏子說：「最可擔憂的是社鼠。」

景公聽着很怪，追問道：『爲什麼呢？』

晏子說：『社是裏面排列直木的泥牆，老鼠們就躲在那裏，不容易捕殺它們。因爲你如火去薰，恐怕燒了裏面的木；用水去灌呢，又恐怕沖壞了牆。老鼠們終於不能捕殺，就是因爲要顧全那社的緣故。一個國家，也有這種情形。就是君主左右親近的人，也彷彿和社鼠一般。裏面呢，在君主面前隱善蔽惡；外面呢，在百姓身上倚勢弄權。不去懲戒呢，他們就肆無忌憚的暴亂着；要是去懲戒呢，他們卻是君主親信的人，有君主保護着。——這就是國家的社鼠啊！』

景公點頭稱是，晏子繼續說：『有一個賣酒的，地方布置得非常整齊，器具收拾得非常清潔，門口飄着很長的酒旗。但是沒有人

來買，他的酒卻酸了。他很疑惑去問鄰里的人。有一個人對他說：「你的狗非常兇惡。有人提了酒壺來買酒，你的狗就迎頭亂咬，替你回絕買賣，所以你的酒不能出賣，就得酸咧。」一個國家，也有這樣的惡狗，就是那當權用事的人。倘有才能的人想來進見君王，那當權的人，恐怕他得用了，自己要失勢，就對他迎頭亂咬，不使他進見，這便是國家的惡狗呢。——左右親近的人是社鼠，當權用事的人是惡狗，做君主的那得不壅蔽，國家那得不擔憂呢？」

崔杼劫盟

崔杼已經殺了莊公¹，擁立景公，就和慶封²兩人同掌國事。他恐怕衆人不服，就將許多將軍、大夫和顯士、庶人等強迫邀來，聚集在太宮的壇場上，逼令他們立誓訂盟。

他又造了一個二丈多高的壇，壇外用兵士團團的圍着。來加盟的均須卸除佩劍進去，獨有晏子帶劍直入，崔杼也奈何他不得。

崔杼看人都齊了，就上壇厲聲宣告說：『今天有膽敢不肯立盟的，戟就鉤他的頸，劍就刺他的心！並須自己立誓說：「倘然不助崔、慶而助公室，當受不祥。」說話不快，指頭敲²下不及血的，應死！』

將軍、大夫們，見崔杼這樣的暴戾，想起故主莊公的被殺，一個個怒氣填胸，都不肯和他訂盟誓。崔杼大怒，就陸續的殺了七個人。

輪到晏子了，他很從容的捧了一杯血，頭仰着天，長嘆一聲發誓道：『啊！崔子無道，殺他君上，倘有不助公室而助崔、慶的，

當受不祥！」說罷，就低着頭用指歃血塗口。

崔杼聽晏子立誓，有意反抗，氣憤極了。轉念一想，晏子是齊國的賢大夫，須得籠絡他。就對他說道：「你偷變換你的話，我和你共有齊國；否則，戟，就在你的頸；劍，就在你的心！請你細細去想吧！」

晏子毫不遲疑的答道：「用刀來強劫我，我就喪失我的志氣，不算勇！用利來誘惑我，我就背叛我的君主，不算義！唉！崔子！你難道沒有學過詩嗎？詩說：「莫莫葛藟，施於條枚；愷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。」現在我難道可以回心屈服了來求福嗎？你儘用曲的戟，直的劍，來鉤我刺我吧！我總不改變我的話了！」

晏子這一番話，說得斬釘截鐵。崔杼恨極了，想要殺他。旁邊

有人勸隱說：『這萬不可！你從前爲了你的君主無道，所以將他殺了。現在他的臣子，卻是個有道之士，倘再將他殺了，這那能教人信服呢！』

崔杼就放了晏子。晏子卻對他冷笑道：『你殺了君上，已幹了天不仁的事；今日放了我，卻是小仁，那有什麼中用呢！』

晏子說罷出來，拉着索子上了車，他的僕御想鞭馬快跑。晏子笑撫他的手道：『慢慢趕吧！走得快不一定會活，走得慢不一定會死。』鹿雖然生在山野，他的命卻懸在庖廚，我的命也早有歸束了！』

（註）

莊公——名光。景公之兄，靈公之子，爲崔杼所殺。

2. 慶封——人名，

齊大夫。

3. 敵尸——盟者用指敵牛馬雞血塗於口旁叫敵血。

4. 見詩經。莫

莫，茂盛貌。施，讀作「易」，牽繞的意思。愷兮，欣愉也，和樂的樣子。求福不同，是說不用不正當的手段去求福。

小雀兒

小雀兒生了不久，景公將它捉來，小雀拍着兩隻弱小的翅膀，啾啾¹的叫着。景公看它可憐的樣子，仍舊送還巢裏。

晏子聽說景公有這件事，就不問時候，急忙進見。只見景公氣喘喘的額上流着不少的汗。就上前問道：『大王做什麼？』景公笑道：『沒什麼，方纔我捉了小雀兒，看它怪可憐的，所以，仍舊放還了。』

晏子聽說，就逡巡²朝北拜了幾拜，向景公道賀說：『好啊，大王做了聖王的事了！』

景公見晏子這樣鄭重其事，真給他弄得莫名其妙，就說：「我不過捉着小雀兒，看它可憐，所以放還。你卻說是做了聖王的事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

晏子正色答道：「大王捉到小雀兒，可憐它弱小，仍舊放還，這是明白長幼的情理，因此可見大王仁愛的心，已經在禽獸身上表現了，何況對於人呢？這正是仁聖的君主所做的事呢！」

（註）

1. 嗾嗾（ソソ）——細碎的聲音。

2. 遶（ソ）口（ミ）巡（ム）——退却不進的樣子。

你不是我的君上

景公在日中披了頭髮，乘着六匹馬的車子，親自替婦人駕御着從宮門出來。一個剛過足的守門人，忽然打回他的馬，不讓他出宮。並且很無禮的對景公道：「你不是我的君上！」景公受了這樣

你不是我的君上

羞辱，心裏很慚愧，快快的回宮，一連好幾日，不出來聽朝。

晏子見景公不出來聽朝，遇着齊款，就問道：「君上爲什麼不出來聽朝？」齊款就笑將前事告訴他。

晏子隨即進見，景公一見晏子，就對他訴說道：「前天我真不應該，我披着髮乘了六馬的車，親御着婦人從宮門出去，不想那別是前守門人，竟將我的馬打回，並說：『你不是我的君主。』我想我蒙天子和諸位大夫的賜，得能管率百姓，守着先人的宗廟，不料現在受刑是守門人的奚落，以致羞辱國家，我難道還可以和各國諸侯並稱嗎？」

晏子見景公非常羞憤，就慰勸他道：「大王不必心裏難過。我聽說臣下不肯直說，上面必有不好的君主，百姓有隱諱的話，君上

定多驕恣的行爲。古時候上有聖明的君主，臣下也就多肯直說；君主好行善政，百姓也就沒有隱諱的話。現在大王自己有不正當的行爲，則足的守門人，居然能夠直言禁止，這正是大王的好福呢。所以我特地來慶賀，還請大王重重的賞他，也見得大王的好善；好好的待他，也見得大王能夠受諫。」

景公給晏子一番開導，心下泰然，後來又聽說要賞那守門人，卻又疑問道：「這可做得嗎？」

晏子道：「可以。」

於是叫守門人從此以後，得受加倍的俸祿，並豁免他的征役，朝會的時候，沒有他的差事。

（註）1. 刖口也——將脚筋割斷叫刖，是古時刑法的一種，古時常使刖足的人守門，

你不是我的君上

稱爲別號

2. 裔款——人名，齊大夫

3. 先人——是指祖宗而言。管率百姓，

奉祀宗廟，就是說做一國的君主。

4. 奚落——譏諷侮辱的意思，

君上到了

景公在宮裏飲酒，到了晚上，忽然記起晏子，就叫左右將酒席搬到晏子家去。左右奉命，連夜備齊車馬，一路燈火輝煌，奔向晏子家來。前驅先到，非常緊急地敲着門，並高聲叫喊道：「君上到了！」

門上飛報晏子，晏子以爲有緊要的公事，急忙穿起朝衣朝冠，出來迎接，立在門口忙問道：「諸侯莫非有變故嗎？國家莫非有事嗎？君王爲什麼連夜到臣家來呢？」

景公搖手笑道：「不！不！醇醴¹的酒味，金石的樂聲，願

和先生來一同取樂。」

晏子聽說，正色答道：「張筵開宴，陳設簠簋²，我做臣子的卻不敢參與享受！」

景公見晏子不允，討了個沒趣，就叫左右將酒席再搬到司馬穰苴³的家去。左右又簇⁴擁着景公而去。

不多時，前驅先到司馬穰苴的家，就敲門叫道：「君上到了！」穰苴以爲有什麼軍情，急忙頂盔⁵披甲，提着戟趕出來迎接，在門口見着景公，就很張皇的問道：「諸侯莫非有兵事發生嗎？大臣們莫非有反叛的嗎？君王爲什麼連夜到臣家來呢？」

景公笑道：「沒有什麼！醇醴的酒，金石的樂，特來和將軍同樂。」

穰苴忙欠身謝道：『張筵開宴，不是臣的事，臣不敢參加！』
景公見司馬穰苴也不肯隨和，又討了個沒趣。——左右的人也暗笑他們兩人的固執。就向左右說：『還是移到梁邱據的家裏去吧！』

梁邱據一聽景公駕到，他就左手拿了瑟⁷，右手拿了琴⁸，口裏唱着歌，很從容的出來迎接。景公一見，心中大喜，不由的歡呼道：『有趣啊！今天夜裏我可痛快的一醉了！——但是沒有那兩個人，那能治理我的國家呢？沒有這一個人，那能娛樂我自身呢！』
後來有人評論這件事說：『聖賢的君主，都有正直的朋友，沒有荒樂的臣子。景公雖然不能及，但這兩種人，他都能用他們，所以僅僅不致亡國。』

註) 1. 醇イ×ㄣ——厚味的酒。醴カ——甜的酒。

2. 簠ニ×——古時盛稻粱

的竹器，內圓外方。簠ニ×ㄣ——盛黍稷的竹器，內方外圓。比之現在盛菜蔬的盤碗。

3. 司馬穰曰尤葺下ニ——齊將軍，本姓田，因做大司馬的官，所以稱司馬穰葺。景公時爲將軍，善用兵。

4. 簇チ×——叢聚的意思。

5. 盃ヲ×ㄣ——

軍士所戴的帽。

6. 梁邱據——齊大夫，字子猶。

7. 瑟尸古——古樂器名，

二十五弦。

8. 竽ニ——古樂器，形如笙，三十六簧。

獨樂

有一天，晏子請景公飲酒。吩咐家人：『酒食要好，器具要新。老年的管家¹奉命去辦，轉來告晏子道：『錢不夠，請到百姓家去弄些來使用，怎樣？』』

晏子聽了忙說：『動不得！——你要知道，快樂總要上下相同

的，所以天子和天下的人，諸侯和他封地裏的人，大夫以下的人和他們的同事，都不應該獨自尋樂的。現在在上位的人飲酒尋樂，卻要在下的人來破費，這就是獨自尋樂了。這萬萬不可的！」

（註）¹管家——就是家中管理庶務的僕人，春秋時叫做家老。

范昭使齊

晉平公¹想來攻打齊國，先差范昭來察看情形。

一天，范昭到了齊國，景公請他飲酒，又請晏子作陪。酒飲到酣然的時候，范昭立起身來，故意對景公道：「敢請借用大王的酒杯。」景公就命左右說：「將我的酒杯斟滿了，讓給客飲。」左右依命斟了，范昭接杯就飲。晏子在旁看不過去，便很嚴厲的對左右

道：『收起這隻杯子，另換一隻。這裏不是有了酒杯嗎？』晏子一面說，一隻手指着范昭面前原有的酒杯，並瞪目注視他。

范昭給晏子說破，心中理會，就假裝酒醉，踉蹌着出席來舞蹈，並對太師道：『你肯給我奏一套威儀的樂嗎？你奏，我給你舞。』太師板着臉孔答道：『這個……我沒有學過！』

范昭自討沒趣，乘醉趨出。景公卻抱怨晏子道：『晉是大國，今日派使臣來考察通好，我們應得優待他；方纔你卻奚落大國的使臣，那怎麼好呢？』晏子笑道：『我看范昭這人，並非不明禮；他原是有意思試探大王，我所以斥絕他咧。』景公聽說，又回頭問太師道：『你為什麼不給他奏威儀的樂呢？』太師對道：『威儀的樂，是天子所用的樂，要奏這樂，必須君主起舞。那范昭是人臣，卻想

用天子的樂，我所以不給他奏啊。」

范昭回去報告平公說：「齊國，還不可去進攻呢。此番我故意試他的君主，卻給晏子識破了。我又想犯他們的禮，又給太師知道了。齊國有這樣的人，那裏可以去侵犯！」

後來仲尼聽說此事，就稱贊晏子道：「不出於尊俎之間，而能挫折敵人於千里之外，晏子真了得呢！」

（註）

1. 晉平公——晉悼公子，名彪。

2. 瞪分——張目怒視的樣子。

3. 踉

步尤踉古一尤——步伐雜亂的樣子。

4. 太師——古時掌樂的官。

5. 成周

——春秋時稱洛陽叫成周，是指周朝而言。

越石父

晏子出使到晉國¹去，路過中牟²，見一個人戴着破帽，披着

裘衣，背着一大捆的柴，在路旁休息着。心想這人或者是個君子。

就差人去問道：『你是什麼人？』那人答道：『我叫越石父。』

晏子說：『你是做什麼的？』

越石父道：『我是在此地給人做奴僕的；現在辦好了事，將要回去。』

『你爲什麼給人做奴僕？』

『我常常爲飢寒所逼，所以給人做奴僕。』

『你做了奴僕幾年了？』

『三年了。』

『可以贖身嗎？』

『可以的。』

晏子很看重石父，心想救濟他，又聽得可以贖身，就解了車子左邊的馬送給他。越石父就牽了馬去贖身。不一時回來見晏子，晏子就請他坐着車子，一同回來。

晏子到了家，也不和越石父說話，逕自進去。越石父見晏子冷落他，就大發脾氣，立刻要去。

晏子知道了就差人去傳話給他道：「我原沒有和先生交好呢，先生做了三年的奴僕，今天遇見我給你贖身，我想，我對於先生難道還有不是的地方嗎？先生爲什麼這樣的拒絕我呢？」

越石父很氣憤的對來人答道：「我聽說，一個人雖然屈服於不知己的人，卻應在知己的人前得意着；所以君子不自以爲有功而看輕別人，也不以爲別人有功，來卑屈我自身，我三年內給人做奴僕

沒有人賞識我；現在你將我贖出來，我以爲你是賞識我了。當你上車的時候，你不向我遜讓，我還以爲你是無心；現在又不對我辭讓，逕自進去；這是待我和奴僕一般了。唉！不想我此番卻依舊來做奴僕，我倒不如將身子賣給世人，仍去做我的奴僕！」

來人將他的話傳給晏子，晏子就急忙出來見他道：「從前我祇見你的容貌，今朝卻見你的心了。我聽說考察一個人的行爲，不去牽引他的過失；講求實際的，不去譏笑他的說話怎樣。現在我就對你謝罪，你肯不棄絕我嗎？我從此改過了！」於是晏子差人打掃房屋，請他上座飲酒，非常尊敬他。越石父心裏反嫌他過於尊禮，就道：「我聽說恭敬人家，不在表面上講究；既然尊重他，不應該使當初受着擯棄；你現在這樣優待我，我卻很不敢當啦！」晏子聽他

這樣一說，心裏很佩服他，就請他做上客。

後來有人稱贊晏子道：『尋常人對於別人出力有功，就揚揚自得，漸漸對他驕傲起來。現在晏子替越石父贖身，救了他的患難，反而很謙恭的對他屈服，那比之尋常人真大不相同了！這實在是保全對別人有功的道理呢。』

(註) 1. 晉——春秋時國名，地在今山西東部和河北西部。 2. 中牟——在今河南中

牟縣。 3. 贖尸——取還所抵押的東西叫贖。從前奴僕可以買賣，若須恢復自由，必得用錢物取贖。

御者之妻求去

晏子做了齊國的宰相：一天，乘車出門。他御¹者的妻子，暗

中從門縫裏偷看着，只見她丈夫替宰相趕着車子，上面張着很大的車蓋，鞭着駕車的四匹馬。看他神氣，揚揚然自以爲很得意。

後來御者回家，他的妻子忽然向他請求，要和他離婚了。他很驚異的問她：『爲什麼要去？』她說：『晏子身長不滿六尺，做了齊國的宰相，諸侯都聞名。方纔我偷看他出門，神氣之間，好像很謙虛似的，一點不驕傲自大。現在你身長八尺，卻替人做僕御；然而我暗中看你意氣揚揚，自以爲很得意。所以我要和你脫離了。』

御者聽了他妻子的話，後來他自己就非常謙恭，大變從前的驕傲態度。晏子看他前後像兩個人似的，奇怪着問他。他就老老实實將他妻子的話說出來。晏子暗暗稱贊他勇於改過，就保薦他做了大夫。

(註)

1. 御口——駕御車馬的人。

北郭騷

齊國的北郭騷¹，靠着結網、採蒲、編織鞋子，來養活他的母親。但是還不能維持。就上門來見晏子說：『我因為仰慕先生很能救濟窮苦，所以來向你求討些去養我母親。』晏子就叫人分些倉裏的粟，和庫裏的金錢送他。北郭騷卻祇收了粟，謝絕金錢。

過了幾天，晏子見疑於景公，逃亡²到國外。路過北郭騷的家裏，就趁便去辭行。北郭騷聽說晏子來了，就很恭敬的沐浴，了出來迎見他。隨問道：『先生將到什麼地方去？』晏子說：『我見疑於君上，所以將逃亡出外。』北郭騷很冷淡的道：『先生，路上珍

重吧！」

晏子見他毫無情義，快快的上車，隨即長嘆道：「唉！我此番逃亡，難道不應該嗎？——我也太不識人了！」

晏子走後，北郭繻將他的朋友請來，告訴他道：「我前幾天，因為仰慕晏子的義氣，曾向他去請求過來養我母親。我聽說，替自己養過父母的人，應得和他同受患難；現在，晏子見疑於君土，我將以死去替他表白⁴。」他就穿起衣冠，請他的朋友拿着劍，捧着筭⁵，跟他到景公那邊。懇求傳達的人，說：「晏子，是天下的賢者，現在竟離去齊國，齊國必要受諸侯的侵略了；我見國家的必受侵略，所以不如死了，請借我的頭來表白晏子。」隨又回頭對他朋友道：「將我的頭盛在筭裏，獻給君上。」說罷就用劍自刎⁶。

他的朋友見北郭騷死了，就捧了他的頭對傳達的人道：『這北郭子爲國家而死的，我也將爲北郭子而死。』說罷，也用劍自刎而死。

景公聽了，大駭，急忙駕了驛傳的車子，親自去追晏子。追到郊外地方，趕上晏子，對他謝罪，堅請他回國。晏子不得已只好回來。後來聽說北郭騷用死來替自己表白，又長嘆道：『唉！我此番逃亡，難道不應該嗎？這樣看來，愈見得？我太不識人了！』

（註）

1. 北郭騷——姓北郭，名騷。

2. 逃亡——春秋時，臣子得罪革職，常常逃

到外國去，叫出奔，也有沒有罪而出奔的。晏子的出奔，是不容於景公。

3. 沐

浴——洗頭叫沐，洗身叫浴，表示極恭敬。

4. 表白——說明洗刷的意思。晏子

見疑於景公，北郭騷替他去剖解明白。

5. 箚——是方的竹器。

6. 刎——

割斷頸項，自殺。自刎。

7. 晏子起初救濟北郭騷，到出奔時見他，以爲總有舊誼，不想北郭騷對他冷淡，所以自嘆太不識人。後來北郭騷竟替他以死去表白，所以又嘆太不識人。因爲究竟識不透北郭騷是怎樣的人。

掛牛頭賣馬肉

靈公喜歡女子作男子的裝束，宮裏的人，都女裝男扮¹。不想上行下效，國內的女子也都男裝了。靈公卻差吏去嚴禁，說：『如有女子男裝的。撕²破她的衣裳，割斷她的衣帶³！』令下之後，到處可看到破衣斷帶，但是男裝的風氣，依舊不止。

晏子進見，靈公就問他道：『我差人去嚴禁女子穿男裝的，撕斷她們的衣裳束帶，還不能禁止她們不穿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』

晏子明知靈公宮內的情形，就笑答道：『大王使宮內的人盡穿男裝，卻去禁止外面的人不准穿。這彷彿是在門首掛着牛頭，而裏面卻賣着馬肉。——大王要是先禁止宮內的人不穿，那麼，外面的人那裏還敢穿呢！』

靈公點頭說：『好！』就命宮內的人不准這樣裝扮。過了一月之後，國內的女子，果然沒有再穿男裝的。

(註) 1. 扮々乃——裝飾叫扮。

2. 撕△——以手扯物叫撕。

3. 衣帶——古時

衣服都有腰帶。

使狗國進狗門

晏子出使到楚國¹，楚人因為晏子生得短小，特地在大門旁邊

開了個小門，來迎接晏子，故意和他開玩笑。

晏子走到門邊，停步不進，說道：『使狗國的從狗門進去，現在我是來使楚國，不是使狗國，不該從這門進去。』迎接的人，覺得反被他取笑了，便改引他從大門進去。

晏子進去，見了楚王，楚王很輕蔑的望着他道：『齊國難道沒有人嗎？』

晏子道：『臨淄地方三百多閭⁴人家。人人張開衣袖，就可蔽日成陰；人人揮去汗水，就可成雨；肩膀相並，腳跟相接。大王從什麼地方看來說齊國沒有人？』

楚王冷笑道：『那末爲什麼教你這樣的人來出使呢？』

晏子道：『齊國派遣使臣，各有用意。凡是能幹的人都出使到

好的國家去，碌碌無能的人，才出使到不好的國家。我是最無能的人，所以便到楚國來做使臣了！』

(註)

1. 楚——國名，戰國時的楚國，在今湖南湖北江西及河南南部的地方。

2. 楚王——是楚靈王。

3. 臨淄——是齊國的都城，現在山東省臨淄縣地方。

4. 閭——古時五家爲比，五比爲閭。

齊人善盜

當晏子將到楚國的時候，楚王先和他左右的人商量道：『晏子是齊國最擅長詞令的人，現在他來了，我想尋個方法窘¹他一下，你們想怎樣才好？』左右的人道：『當他來見的時候，我們當故意縛一個囚犯從大王面前走過。大王可問這是什麼人，我們就說是齊

國的人。大王然後再問他犯了什麼罪，我們就說是因為犯竊盜罪被捕。這樣窘他，且看晏子怎樣說？」

左右安排停當，不久，晏子到了，楚王請他宴飲。飲了一會，忽見兩個使卒縛了一人，到楚王面前。楚王故意問道：「縛的人是爲甚麼？」使卒答道：「這是齊國人，犯了竊盜的罪。」楚王看着晏子說：「齊國人原來善於做盜嗎？」

晏子連忙離了座位，站起來從容地答道：「我曾聽人說：『橘子生在淮，²南地方的叫做橘，生在淮北地方的卻變做枳³，它們的葉雖相像，果實卻不相同。這便是因為兩地水土不同的緣故。』——現在這個人生長在齊國，並不做強盜；一到楚國，就做強盜。莫非楚國的水土，使人民善於做强盜肥！」

楚王聽說，心想：『賢明的人，不能和他開玩笑，我現在反而自己去討他取笑了！』

(註)

1. 窘 ㄐㄩㄣˇ ——窮迫的意思。

2. 淮 ㄏㄨㄞˊ ——水名，源出河南桐柏縣桐柏

山，經安徽至江蘇淮陰縣流入運河，淮水以南叫淮南，以北叫淮北。

3. 枳 ㄓㄧˇ

木名，高六七尺，枝多刺，葉長卵形，花白，秋間實熟，和橘相像。初採叫枳實，皮厚而中實；晚採叫枳殼，皮薄而中虛，可以做藥。

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渝重排初版

晏子春秋童話

(全一冊)

渝版漂白紙

◎

☆☆☆☆定價國幣七角五分☆☆☆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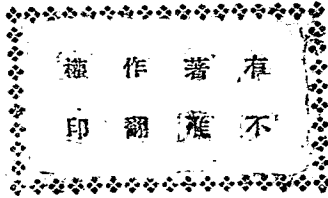
(郵運匯費另加)

編者 喻守真

發行人 李叔明
重慶民權路四十一號

印刷者 重慶李子壩
中華書局印刷廠

發行所 各埠中華書局



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忠圖字第三九二號

680334



\$0.75